

晚清三大日记之一的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王闿运写的，250万字，巨幅流水账，度疫时期日常翻翻，非常好看和耐看，真真杀疫良品。

王闿运一生名士，做过肃顺的家庭教师，人过曾国藩的幕帷，当过袁世凯的国史馆馆长，还是老木匠齐白石的恩师。王先生一辈子不怎么得志，倒是正统的读书人，有一代儒家的名头，笔下十分了得。因为是日记，篇章碎短，随时随地拿起来，都可以读得满口余香。再来，王先生私生活也扎实，一妻一妾，妻子梦缇是湘潭人，妾六云是广东人，能唱善厨。王先生的日记里，一边写抄庄子、点读宋史，一边亦写妻妾相骂，以及吃包子吃汤饼吃羊肉面吃粉蒸鱼翅吃熊掌，一句两句，鲜龙活跳。

同治八年，1869年，十月三日，内则儿女饥啼，外则人夫喧扰，逾时乃得饭，殊俄甚也。这一天，王先生家里宝贝女儿小病在身，外面又有亲戚来访，一妻一妾大概忙得团团转，弄得一家之主过了饭时，才吃上饭，饿得吐血，日记

二十四节气中，对于清明，我一直怀有美好感情——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明洁净，故谓之清明。清明后，地气盛极，我家门前一树一树的泡桐花，紫嘟嘟地垂坠而下。

【清明螺】菜市里售卖的螺蛳，大多为沟沟汊汊里出产的小螺蛳，不太好吃，要么挑出一丁点黑咕隆咚的肉粒子，与春韭同炒。

我曾于芜湖吃到过最美的一种螺蛳，叫作酿田螺，亦即——清明螺。

田螺是一种生长于水田的浅水螺，大于鸽子蛋。先用老虎钳剪去螺尾，再将螺肉整颗挑出，洗净，剁碎，掺入猪肉糜，拌以葱姜粒，盐、酱油适量，打一只鸡蛋，生粉少许，顺时针搅拌。若为了口感上的韧劲，再团起肉糜重重摔打几十下，效果更佳。将肉糜塞入螺壳，隔水干蒸。这边起火烧油锅，素油适量，葱姜粒煸香，放入田螺，略炖一下，收汁前记得勾芡，关火，上桌。

吃酿田螺，要趁热，拿一只，先将螺身覆盖的芡糊洗净，再拿一根牙签，有人嘴功了得，无须借助牙签，直接咬，一吮一个准。螺肉的韧劲颇似脆骨，在口腔里发出闷闷的微香，猪肉糜是软糯的，两者相遇，刚柔相济中，恰如推手，一来二往中，口感繁复，滋味无穷。

每当食螺之际，已近春晚了。正值柳絮纷飞，人将日子过到了一年中最为慵懒的时段，所谓春懒。精神上还总是困，终日迷迷糊糊，又有美食可供享用，人变得简直要失智起来了，不思进取。

慢慢地，清明后的螺蛳，开始有了寄生虫——若要吃它，还得等待来年。

这便是春风一度的珍贵。

【泥鳅面】老家村口有一池塘，常年水色浑黄，也是一村鹅鸭们的栖息地。一年年地，鹅屎鸭屎沉积塘底，渐而发酵，淤泥尺厚。偶尔，塘水枯竭，但看淤泥表面不时鼓起小白泡，那是泥鳅躲在泥里呼吸——双手插进小白泡附近的淤泥，轻轻捧起，就是一只肥胖泥鳅。

泥鳅多得一时吃不完，可用盐腌，晒干，搁饭上干蒸，滋味殊异。风干的泥鳅肉，韧而紧实，咸香肥腴。

小城有一家泥鳅面馆，一到晚春，宾客盈门。坐落于一个窄巷里，大清早出摊。需排队，才吃得上。

泥鳅提前清水养几日，滴一点点色拉油，令其吐出肠中泥沙，继而宰杀，洗净，佐以八角、花椒、香叶等料包稍微腌制数小时，再清洗一遍，沥干水分，滚油锅内炸透，复慢慢卤煮。

一绺儿细面，滚水大锅里焯上一焯，断生后，迅速捞入漏瓢，上下颠簸，沥去水汽，搁进蓝边碗，盖五六条泥鳅，撒一撮香葱，再泼上一瓢泥鳅卤汁。

坐好了，不要急，先贴碗沿喝一口透鲜的泥鳅汤，醒醒胃，再吮几根细面，最后用筷子夹住泥鳅头部，送到嘴巴里，再用筷子拖住泥鳅尾，略微抿一抿，泥鳅肉下了肚，吐出一根根脊骨。

泥鳅经过繁杂的煎炸、卤煮程序，最末到了舌上，确乎细如宣纸了，风卷残云般，面尽，汤光。

也有老人闲得慌，颤颤巍巍自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二锅头，拧开盖子，不时抿一小口，生生让站在一旁等位的年轻人颇为焦灼。可是，这就是生活啊，有什么法子想呢。

里都不忘狠狠写一笔。饿，确实是难以忘却的记忆，刻骨铭心。

第二日，晴，始霜。食蟹。客去，睡竟日。好日脚来了，落了霜，吃了蟹，讨人厌的人客也走了，王

度疫荐读

石磊

先生睡了一整日。睡饱了，关心宝贝女儿的读书写字。这一日，女儿始学女红，令未时写字，戌时读书，余悉随母起居。下午一点写字，晚上七点读书，上午大概都是学习女红，剩下的时间都跟着母亲起居。旧时读书人家的女儿，家教可见，一叹。

十八日，出城买皮衣三领，去钱八十千。这日王先生出城血拼，一口气买三件皮衣，花了八万巨资，这笔钱是跟友人程春浦借的。王先生风流大名士，名士的特色，好日子过过，坏日子过过，日日有滋有味，毫不在意，真真倜傥潇洒，一无挂碍。

到了十一月，八日，阴。始裘。这一天冷得开始穿皮衣了，半个月前借钱

买衣服，原来是刚需行动。

九日，阴。晨瓦缝有雪。好美，画意滋润。
十日，与某某饯别，送钱六千，食炒银鱼甚佳。
二十三日，午食薄饼甚美。王先生的妻梦缇很会做面食，王先生日记里，一记到吃薄饼吃饱了，总是喜滋滋的。
到了十二月，八日自然不忘写早饭的腊八粥，十九日，始食腊肉。二十日，写了首词寄给朋友，粥嫩糕甜，好年光，正在岁暮。写得多么好。同一天里，还写了另外一封信，跟朋友索要金橘、龙井茶和五代史。真真文人清福。
二十四日，宝贝女儿填了送灶神的词，腊烟轻，梅萼瘦，绣阁杏帘静。王先生的评价是词笔秀润，但思迟缓。认为宝贝女儿的笔致是秀润的，只是才思普通，并非捷才。
二十六日，晴。春粉做年糕。
二十七日，遣仆人送风肉、二蟹、冬笋、年糕及钱十千与某某。
二十八日，晴。命宝贝女儿写门联一幅，王先生十分赞叹宝贝女儿的书法，用了遒丽可喜四个字，道还可以与丽放在一起用，大开眼界。

二十九日，岁除，晴。风景甚艳，梅花香发。家人辞岁，饮屠苏，肴果精美，为加饭二碗。

同治九年，1870年，正月初五。儿女皆起，迎春行礼毕，食糕糍。然后骑马出门访客，傍晚回家，到家饼正热，食十六枚未饱，复添饭一碗。王先生食量奇伟，令人拍案惊奇，妻妾于厨下做饼，恐怕手忙脚乱还供不应求。这是正月初五，想想如今的年初五，通常是饱得只想寻点白粥泡饭清糟豆芽清清肠胃才好，真真是换了人间。

正月十一，夜观梦堤作汤圆，至丑始罢。王先生袖着手，不读书不写字，静静看妻子做汤圆，一直看到深夜一点。如此一景致，小家小户还罢了，王先生是一代大儒，这就滋味无穷起来。到了正月十五的日记里，写了一笔



那是1962年，十七八岁的我，好动，什么都想玩一玩。叔伯们罱泥挑河泥，趁休息抽烟，罱泥船空着停着，上船抄起罱网罱上几网罱，老把式蹲在滩上指指点点，当我将罱网罱提出水面时，他们会吆喝着：送出！猛提！转身！喊了几次，他们说：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意思是有点像了。有伯伯说：钩依顶上来，能不能熬上半天一天。都是老骨头老腿了，得有几个青年了。

也许老把式的话进了队长的耳朵，安排我去罱泥队伍。

和我搭班的是荣祥哥，比我大十来岁，是农活的好把式。放下犁就是耙，抛粮撒种样样行。他把罱网罱、滑勺、泥桶准备停当。几艘罱泥船停在老蒲沟滩边。船很小，是一批定制的小木船。荣祥哥的罱网罱稍小较轻，适合我使用。两根竹竿略粗，我手掌小驾驭不了粗竿。两边刮片很薄，制作得精细实用，罱泥人要几百上千次的提上放下，重了太累。

老把式们很上心，叮嘱我：“罱网罱插到底，夹泥别松手，河下慢慢提，河面快上手，千万别拉钩。”他们知道像我等小青年干活粗糙，手忙脚乱的，罱网罱的边角勾上船沿，白费劲不算可能还会拉下水的。

罱泥在老蒲沟，熟悉的河沟。周遭的楝树、杨树、摇摆着的芦苇、枯萎的蒿草，甚至知道滩上隐隐可见的蟹洞、蟛蜞洞。夏天，我常在老蒲沟里捉鱼摸蟹，秋天划着红脚桶摘红菱。

小船有节奏地随着罱网罱的收放摇动着，入冬来第一批罱泥，经过

食汤圆十枚。湖南人家的汤圆不知尺码如何？像宁波芝麻汤圆那种珠圆玉润呢，还是像七宝肉汤团那种小枕头风格？

二月十二日，王先生出门访友，在友人家用晚饭，回家记在日记里，食酱兔脯，风肉，鱼肚，虾蟹，香稻饭。酱兔脯，就是酱鸭，兔是野鸭子，而且只取了胸腹那块紧密好肉，自然是赞的，让人想起潮州菜里的烟熏鸭脯。这一餐待客饭，吃得不错，而且充满鱼米之乡的娇柔。老王心情大好，写了两首小诗，归示六云，回家拿给爱妾看。老王的一妻一妾，都能诗文，旧时女子里，当是出类拔萃的，王先生的艳福是深邃的。

十四日，友人某某送了远物八种和梅花四幅来，远物，就是遥远地方的

好东西，翻译一下就是远方的土特产。王先生得了土特产，写诗答谢。录两句：龙井香芽天目笋，一灯闲似在西冷。王先生得了龙井和春笋，仿佛梦回苏杭。想想150年之后的如今，给包子行李中带去欧洲客乡的，依然是这些慰藉乡愁之物，茶叶与笋干。

十五日，王先生仍逗留在友人家，晨起拜友人母亲的寿，食面五碗。王先生真是大名士，敢作敢为，风流不羁，想吃就吃，寿面一吃五碗，结棍。

到了廿三日，晴暖，海棠山茶并开。然后读到此地的时候，刚好无线电里放了一首老歌，保罗·西蒙(Paul Simon)的《离开爱人的五十种方法(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)》，掩卷听歌，两个人的战争，也是战争啊，darling。



母与子
（中国画）朱祖国

罱泥挑河泥

卫润石

一年的冲刷，农田的浮土夹杂着枯草烂叶，长时期的腐殖，黑淤泥厚厚一层，一罱网罱下去，一夹一提，河泥分量很重，竹竿靠着船沿，借着水的浮力，慢慢拉上来，待到罱网罱快要露出水面时，双手稍往外送出，又用力提起，以腰背的力量猛一转身，把罱网罱送入仓内，张开双掌，一网罱乌黑发亮的淤泥滚入仓内。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，没半点拖延和犹豫，也没被船沿挂牢网罱。

我喜欢水，喜欢小船，喜欢罱泥，喜欢这一开一合、一紧一松、一提一放的活儿，有趣。按照爷叔们的口诀操作，很实用，也很利索。时不时还会有点小惊喜，罱网罱一松，河泥里突然会蹦出条小黑鱼、鲫鱼、小虾来，哒哒哒地在淤泥里蹦跶不停。劳动之余的额外收获让我很兴奋。

挖完了最后一船泥，上岸换班。我有点难堪了。叔伯的鞋上、裤上都清清爽爽。唯有我，沾了不少泥水，点点斑斑的。我知道这是和叔伯们的差距。好在叔伯们异口同声：第一次，不错，蛮像样的。我的难堪才好了些。还好，母亲为我特制了一双多层上浆白色土布袜子，很厚，沾点泥洒点水也不冷。

搭子更换，轮到我挑河泥。泥桶不像水桶，稍小，上口比底桶稍大，便于把泥泼出。挑泥的功夫不在

挑，在于泼河泥，既要泼得面积大，均匀，还要注意别把鞋、裤泼湿了。泼洒泥水时，腰部作用很大，注意着叔伯们水泼撒泥桶的功夫，一手紧抓泥桶的绳襻，一手扣住桶底，弯着腰，身子一扭，像极舞蹈演员的扭腰动作，双手随着身子从右到左一转动，把大半桶河泥泼拉出去，剩下的一点泥水垫空当，补不足。

看他们泼拉动作麻利、干脆，洒得那么匀称。可自己动手，动作笨拙僵硬，泼的面积小，一片厚一片薄，让我不禁头冒热汗脸发烫，感觉比罱泥难多了。应了老农的一句俗话：“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自上肩架嘴要歪”。边上的叔叔看我有点窘相，连说：没关系，一回生，二回熟。叔叔的安慰让我宽心了些，我便每担都跟在叔叔后面，看着他如何抓桶、扭腰、泼桶、补不足，一担接一担，一桶洒一桶，半大畦下来，有点像了，脸上的窘相也平和好多。

河泥盖上了一片片麦苗，麦田里发出一阵“嘶嘶”的吸水声，好似孩儿吸吮着奶汁，黑河泥多肥啊！

泥水像泼洒在田野上的水彩，慢慢地渗透开来，大地、麦苗舒坦了。记起老队长挂在嘴边的话：“麦子盖上泥，防冻又肥田”“人冷穿衣，麦冷盖泥”。可不是吗，我仿佛听到泥土和麦苗抿着嘴微笑：多温暖的被子啊！

恍惚中，我期盼着麦子丰收了，母亲会炒些上等的麦粉，书包里塞上一包搅拌好的麦粉糊糊，喷香，上口！

亲爱的朋友：

现在的你是居家办公，还是在单位值班，又或是在抗疫的第一线奋战着，没时间吃饭、没时间睡觉、更没时间读书？

春日本是踏青日，也是读书日，愿你无论处于哪一种状态，还能有一点点时间来读一读自己心爱的书，享受阅读带给精神的熨帖。

在疫情的不确定性面前，我们的精神更需要慰藉、灵魂更需要安放。读书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，同频灵魂的相遇让人欣喜，只觉相遇恨晚。《十个女人》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相遇。

如果小说是对抗孤独的武器，那么《十个女人》就是一柄利器。这部智利作家马塞拉·塞拉诺的小说用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十个年龄、国籍、阶层各异女人不同的人生经历：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九位接受她治疗的患者聚在一起，大家一起讲述、一起倾听、共同治愈。虽然十个女人的经历迥异，但痛苦是

共同的。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展现痛苦，而且能揭示痛苦背后的原因，并找到对策。在《十个女人》中我们能看到的不止十种痛苦，就像在《百年孤独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百年的孤

独。很多的痛苦是叠加的、亦是无解的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直面痛苦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所要做的是被痛苦磨砺而不被它打倒，在痛苦面前思考、倾诉、团结、互助，从痛苦出发，构建新的自我和新的生活圈。

女性由于生理构造，会比男性多一些对外界细腻的感知，同时会多一些女性特有的焦虑和压力，比如容颜焦虑、年龄焦虑等。而书中对女性老去的描写反而让女性不再害怕衰老，因了解而无惧。比如书中有一位75岁的女性，曾是一名优秀的戏剧演

员，她说“我充满激情地排练这部戏，那种激情，是你知道要失去一个东西，因为珍惜，才会付出的激情”。激情是拉美文化中特别强调的一种东西，可以说是拉美文化的标签。拉美音乐MV和电影

值得每一位女性好好思考。我们可以像书中的心理治疗师娜塔莎所做的那样，耐心地听周围的人诉说痛苦、释放情绪，通过倾听和理解让孤独的人走出孤独、痛苦的人缓解痛苦，去重新审视自己、构建自己。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力量，去汇集一些人，形成小小的共同体，发挥一些小小的作用。当一股股小小的力量聚沙成塔，整个社会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让每一个人能借助集体的力量去对抗个体的不幸。“人生不如意之事，十之八九”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减弱一些个体的“不如意”，群体就会多一些“如意”，我想这就达成了精神上的“群体免疫”。

愿你和你的家人安康，愿你在这个春日能找到你爱读的书，缓缓地读。

翻看手里的漫画书《不方便，但很幸福》，如一包爆米花，实在是讨人喜欢。

迟迟春日，缓缓读书

北北

都能让观众充分体会到激情的美好，我想这是对我们传统文化一种有益的补充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，“激情”是危险的，它会打破生活的平稳。所以我们常常活得四平八稳却缺乏激情，而没有了激情和热爱的生活，就像书中所写，“眼睁睁看着自己一辈子按部就班地活着，只是旧瓶换新水而已”。阅读让我们在文化碰撞中思考并融汇各种文化的美好，积极寻找生活的意义。

“她力量”是当下频繁提及的一个词，女性在新时代下怎样发挥女性特质、贡献女性力量，

居家“在读”，与君责编：郭影